

26集同名电视剧

亲情树

由中央电视台强力推出

一个浪漫感伤的家庭伦理故事
一段温情脉脉感人肺腑的亲情

亲情树

my family tree

顾伟丽 著

郭新强 文学策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树情

[2007.57] / 1067

my family tree

5A279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48399

203370 / US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情树/顾伟丽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5

ISBN 7-5354-2512-7

I. 亲…

II. 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541 号

责任编辑:刘 青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尹志勇

封面设计:千奕传播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孝感日报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5 插页:4

版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478 千字

印数:15001—18000 册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顾伟丽 著

郭新强 文学策划

一个浪漫感伤的家庭伦理故事
一段温情脉脉感人肺腑的亲情

长江文艺出版社



雨乐（迟佳饰）、雨欣、雨欢（周岚饰）、雨悦（郑萍饰）



田风（王同辉饰）誓言和雨欣（剧雪饰）共担人生风雨



孙雨欣母亲袁鸣（黄梅莹饰）



雨欣放弃了北大，和弟妹搬到别人找不到的浦东



十年后，大暑（董勇饰）终于找到了他们姐弟四人



田风父母世交的女儿成琳一直爱慕着田风



田风、成琳（王俐丹饰）也从美国学成归来



雨欣的爷爷奶奶对她呵护备至

第一章

这一年的酷暑来得特别早。尽管才是初夏，但日头还是很毒，知了不停地叫着，叫得人心里都是烦躁的，慌乱的。

孙雨欣怎么也没有想到，命运之神对她的造访，也是伴随着宿命的门声。不过，这门声不是敲在她们家南市区那层阁楼的柴门上，而是由徐浦监狱的大铁门重重地发出的。在那扇铁门“咣”地一声合上后，一脸凶相的刘建川看见了来接他的母亲马云和配给他父亲刘恒沙使用的那部老式日产小车。别看那车深灰破旧得不起眼，在八十年代，这是高干才能享受的待遇。

刘母看到一瘸一拐的刘建川朝她走了过来，便从小车里站了出来，刘建川走到刘母跟前，他们仅仅是默默地对视了一眼，母子的见面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很淡，很疏远。两人一先一后地上了车，车门重重地被关上了，车子卷尘而去。

刘建川坐在车里，阴沉着脸，对刘母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有没有给我带烟来？”

刘母从包里拿出一包中华烟和一个打火机。刘建川迫不及待地抢过来，点上烟。狠狠地抽了一口。

刘母淡淡的语气：“这次出来后，你有什么打算？”

刘建川瓮声瓮气地回答：“有什么好打算的？在牢里把腿都弄瘸了，还打算个屁。”

刘母看了刘建川一眼，叹了口气说：“你自己作的孽，怪谁？”

刘建川拍拍那条瘸腿，恨恨地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生不

如死，还不如在牢里呆一辈子呢。”

刘母厉声地斥责道：“你给我闭嘴！你知道吗？因为你，你爸爸他已经连降三级，这次为了让你能够减刑提前出狱，我的腿都快跑断了，老脸也都丢尽了，怎么？你嫌我们为你操的心还不够多？还要说这种混账话来刺激我！？”

刘建川阴阴地说：“你如果一定要让我说出我的打算的话，我的第一个打算就是先杀了那个害我坐牢的娘们儿再说。”

刘母不禁气得浑身哆嗦，大声地骂道：“混账！你要再说这样的话，你就马上给我滚下车去！”

（刘建川不再说话了，眼睛扫向窗外，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心中不停地翻滚着，想着自己的心事。）

回到家，刘建川和刘母先后走进了家中的客厅，听到车子声音的刘父为了避免父子的相见，已经推门进了书房，刘建川用冷冷的眼光对着空空冷清的客厅扫了几眼。

刘母一走进客厅便迫不及待地喊道：“老刘，老刘。”

房子里没有一点动静。刘母推开一个门寻找着刘父，刘建川却低着头闷闷地推门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他返身关上门，站在进门的地方，扫视着自己的房间，床头柜上放着他八年前照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很年轻，光着膀子站在海滩边，有着阳光一样的笑容。刘建川走过去拿起照片看了看，心中一阵抽搐，随后把照片往桌上重重的一扣。他明显的心中烦躁，狠狠地打开几个写字桌的抽屉，胡乱地翻了翻里面的东西，突然有一张报纸吸引住了他的视线，他抽出那张报纸，原来那是一张1977年的旧报纸，报纸上有这样一个标题：“为求正义分外事当分内管——女公安排除万难找出关键证人，强奸犯一朝逍遥终难逃脱法律制裁。”报纸上登着的是孙雨欣母亲的大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一身公安制服。

刘建川像受了刺激一样神经质地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到墙角。他看着那皱成一团的报纸，往事不禁一幕幕映上心头，搅得他一时心绪难以平静，翻江倒海。

此时，孙雨欣的家里却是另外一派景象。这是在上海南市老城厢里的一栋老房子，一个院落里住了十几户人家，天井的中央有三个是公用的水龙头，一楼有一个几家合用的公用厨房，大家生活在一起恬淡舒适，总是洋溢着温馨的生活气息。孙雨欣的家在二楼，原本不大的房间用橱柜一分为二，分成了里屋和外屋。正是晚饭的时间，这里炒菜声、半导体里的评弹声、自来水哗哗的水声，孩子们打闹的声音在小小的天井里嘈杂的混成了一片。

已经四十多岁的孙雨欣的母亲正在天井里的水龙头上洗菜，水花喷溅在绿油油的蔬菜上，仿佛是在演奏着美好的生活的乐章。她也在用水的邻居间配合很默契，始终没让水龙头闲着。

一个邻居上来搭讪着：“雨欣妈妈，你今天怎么洗这么多菜？”

孙雨欣母亲笑着回答道：“我们家雨欣这两天复习得太辛苦了，给她多添点营养。”

另一位邻居听了也忙上来说话：“那是应该的，孩子的身体最重要。现在考大学，十几个里头只录取一个，真是比考状元还难，不过你们家雨欣肯定行，她从小就爱学习。”

孙雨欣母亲笑了笑，用水桶从水龙头里接了半桶水，然后跑到厨房，从炉灶上提起开水壶往水桶里头添上热水，她一手拿起一盆西红柿，一手拎起那桶温水，动作麻利地走上木楼梯。

在这二层阁楼的小小的里屋关着窗，闷热不堪，十八岁的孙雨欣正在专心地温习功课，天气太过闷热了，她的脸通红通红的，汗从发际里一颗颗渗出来，顺着脸颊滑下来，滴在桌上的数学课本上。

孙雨欣母亲掀开门帘走了进来，将西红柿放在雨欣的桌上，随手打开窗子，拿起一把扇子替雨欣扇起来。

雨欣母亲看着雨欣的样子，心疼地说：“这么热的天，你怎么把窗户关上了？你这样闷着不行的，要中暑的。你看你的脸，都红成那样了。”说着雨欣母亲拿起放在桌上的毛巾，替雨欣擦着汗。

雨欣笑着无奈地说：“外面声音实在太吵了，妈，你替我把窗户关上吧，我求求你了，还有一个月就要考试了，我都来不及复习了。”

雨欣母亲为难地看着雨欣：“真是的，你看这么热的天还碰上停电，电扇也没法用。”

雨欣抬起头微微地笑着：“妈，我没事，我不热，真的，心静自然凉嘛。”

雨欣母亲只得替雨欣关上了窗，雨欣随手拿起一个西红柿啃了起来，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课本。雨欣母亲不忘嘱咐雨欣说：“我给你把水提上来了，你先洗个澡，轻松一下再温书，效率反而高。”

老城厢的房子里都没有卫生设备，住在这里的人洗澡都用一个大木盆在房间里洗，他们从外面提水倒进木盆，洗完后再把脏水提出来。

雨欣母亲走到外间，她掀开床单到床底下去拿那个木盆，却发现那个大盆不见了。

雨欣母亲奇怪地说：“咦，洗澡的大盆哪里去了？”她一边不停地四下里找着，一边自言自语道：“奇怪，中午还放在这儿的，难道那个盆自己长上脚跑了？”

那个木盆此时正拿在雨欣的大妹妹雨悦的手中，她带着妹妹雨欢和小弟弟雨乐正站在一个制冰仓库的院子外，偷偷地隔着栅栏往里头看着。九岁的雨悦个头已经高出八岁的雨欢和七岁的雨乐半个头了。他们到这里来是想弄一些碎冰带回家去。

仓库的院子里，停着各种各样的车子，有小卡车、三轮人力车、还有几辆小汽车。一大块一大块的冰被拖了出来，装上车运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师傅在满头大汗地指挥着。终于，院子里最后一块冰装上一辆黄鱼车，被拉走了，小师傅擦了擦汗，拿着一个杯子到里面倒水喝去了。三个孩子机灵地互相使了个眼色。

雨悦对大家发号施令：“没人了，快！”

三个人悄悄地溜了进去。他们使劲地把落在地上的那些碎冰块一块一块地装进了那个大木盆里，不一会儿就捡了满满的一盆。

雨悦看了看盆里冒着白气的碎冰，对着雨欢雨乐说：“我们快走，一会儿要来人了。”

三个人费力地抬起那个盆，木盆放上冰以后分量太重，而他们三

个的身体又太单薄。他们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脸涨得通红，雨乐不小心踩在一块冰块上，重重地滑了一跤。摔疼了的雨乐不禁“哎哟哇啦呀”的乱喊一通。雨乐这一摔让雨悦和雨欢的身体也同时失去了平衡，她们都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地上有很多水渍，他们的衣服都弄脏了，样子十分狼狈。三个人坐在地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突然大家都一起指着对方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欢乐无比。

而就在这时一脸凶相的刘建川戴着太阳镜一瘸一拐地走在老城厢的小巷上，他东张西望地似乎在找什么地方。几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从他身边经过。小学生调皮地学着刘建川走路的样子，嘴里大声唱起了那首刻薄的儿歌：“阿跷阿跷，屁股有大小，左边大来右边小，出口转内销。”

刘建川阴沉着脸恶狠狠地骂道：“妈了个巴子！小赤佬不想活了！”他又捡起一块石子朝小学生们扔了过去，把这些孩子们吓得立马作了鸟兽散。

这时雨欢、雨乐、雨悦抬着那个木盆从曲曲弯弯的巷子里欢快地穿了出来，差一点就撞在刘建川身上，刘建川回身便骂：“小赤佬，眼睛瞎掉了？”

三个孩子顾不上理会刘建川，他们匆匆忙忙抬着木盆走远了。刘建川左右巡视了一下，抬腿向另一条巷子走去了。

雨悦他们踉踉跄跄地把木盆搬进自家门洞里，然后把木盆往天井里重重一放，喘着粗气冲着楼上叫了起来：“妈妈，姐姐！”他们的脸上充满兴奋和自豪的神情。雨欣母亲和雨欣闻声从对着天井的窗户中伸出头来看着下面，三个孩子抬起他们的大花脸傻傻地笑着。

雨欣母亲哭笑不得地说：“你们这几个孩子这是在干什么呀？身上弄得这么脏，上哪儿去了？”

雨欢指指木盆骄傲地叫着：“我们去弄冰了。”

雨悦忙说：“是人家不要的，我们捡的。”

雨乐也抢着说：“给大姐姐防暑降温！”雨乐没有门牙，说出来的话严重漏风。

雨欣母亲和雨欣恍然大悟，雨欣看着眼前这一幕，不禁感动万分，她们俩忙奔下楼去，雨欣疼爱地摸着弟弟妹妹的脸说：“嘿，你们这几个小家伙犯得着为了我这么费事吗？这些冰搬过来多沉哪，瞧瞧弄得这么脏，累着了吧？”

三个孩子高兴得异口同声地说：“不累！”

雨欣母亲欣慰地对雨欣说：“瞧你这几个弟妹还挺懂事的，看来你平时还真的是没有白疼他们啊。”

孩子们拿回来的那些冰分放在几个小盆中摆在里屋雨欣的书桌旁边。雨欣用盆里的冰水往脸上扑了扑，想着弟弟妹妹们对自己的这番情，心中一阵凉爽，想过这些，雨欣又低下头去继续安静地看书。这时外面传来雨欢和雨悦天真的笑声。雨欣站起来走过去撩开门帘向外看着。只见外屋，雨欢和雨悦挤在大木盆里洗澡，她们挤来挤去，互相泼着水，哈哈地笑着，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不知是谁突然意识到会打搅姐姐，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对视着噓了一声。雨欣看着这一幕不由地笑了。她起身走了过去。

雨悦看到雨欣走过来，内疚地说：“姐，是我们吵了你吧？”

雨欣忙说：“没关系，我正好要休息一下，来，我给你们打肥皂。”

雨欣为雨欢和雨悦打肥皂，两个小女孩子都怕痒，咯咯地笑着躲着，雨欣也笑着拼命去抓她们，三个人在阳光下闹成一团，溅出的水花在太阳的折射下，发出晶莹的光泽。

这边，在公用水龙头前，雨欣母亲正在为雨乐洗澡。雨乐穿着短裤头等待着站在那里，雨欣母亲用水管往雨乐身上冲着水。

雨乐委屈地说：“妈妈，今天我们幼儿园老师又批评我了。”

母亲耐心地问着：“批评你什么？”

雨乐回过头来看母亲说：“批评我上课讲话。”

母亲责怪地说：“那你就不要讲话嘛。”

雨乐显得更加委屈了：“可是你们都不肯听我讲话，以前大姐爱听我讲，现在她要复习功课考大学，也不听我讲了。妈妈，我给你讲个

故事好吗？很好听的。”

母亲一边替雨乐擦干身子一边说：“嘿，我的儿子真是个话篓子，可是妈妈现在没有时间听你讲，妈妈要去烧饭给你们吃。行了，上楼去把湿短裤换下来，给妈妈扔下来，去吧。”母亲说着往厨房走去了。

雨乐看着母亲走开的背影噘起了嘴：“都不跟我说话，真没劲。”

孙家和彭大暑家不在同一幢房子里，但他们这两幢房子却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两家的窗户对着窗户，而且离得特别近，从彭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孙家的里屋和外屋，从孙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彭家的一切。

在孙家外屋，雨欢、雨悦、雨乐坐在小凳子上一起看电视，电视里只有黑白的图像，却没有声音。看到精彩处，雨欢忍不住上去调出了一些声音，雨悦又上去把声音调到最低。

雨乐回过头看着两个姐姐，忍不住地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今天我刚从幼儿园听来的。”

雨欢不耐烦地说：“不听不听，我要看电视。”

雨乐无聊地拿着茶杯走到窗前，他看到对面窗子里，彭大暑正在写字桌前做功课，他对着作业本抓耳挠腮，一看就不像是个在学习的样子。

雨乐门牙漏风地喊道：“对面哥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彭大暑抬起头看了看雨乐并学着雨乐的漏风说：“讲故事？你要给我讲什么故事？”

雨乐可算是有人肯和自己讲话了，来了兴致：“黑猫警长的故事，你听不听？”

彭大暑悄声地说：“可是哥哥背后有一个黑猫警长盯着呢，哥哥必须复习功课，不能听你讲故事了。”

大暑的身后，大暑的外婆也在看无声电视，听了大暑这样说她，她朝大暑白了一眼。

雨乐扫兴地说：“那你们今天都不听我讲故事，我的故事讲给谁听呢？”

大暑笑着逗雨乐：“你给你手中的茶杯讲吧。”

雨乐奇怪地看着手里的茶杯：“啊？给茶杯讲啊？”

大暑耐心地讲给雨乐说：“是给茶杯里的水讲，然后再用茶杯里的水去浇树，它会听到的。”

雨乐将信将疑地问着大暑：“真的吗？”又低下头对着手里的那杯水说：“喂，你真的能听到我说话吗？”

大暑看到雨乐这副天真的模样，蹲下身子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外婆走过来，用扇子在他脑袋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你快复习呀，你又在搞啥呢？马上就要考大学了，你怎么还是这么不上心呢？你看看对面人家阿欣，我看她从早看书看到晚，坐在那里一动也没动过，哪像你，动不动开小差。”

大暑直起身伸出脑袋往对面望去，透过窗户，对面雨欣灯下夜读的身影清晰可见，因为晚上比较安静，所以雨欣的窗户打开着，雨欣专心地看着书，在本子上记着笔记，她的样子是那样静美，大暑的目光有点出神。他不仅感到内心深处的一根神经在剧烈地跳动着，看着看着，使得他的心中萌发了一种冲动，他要做一件事，这件事充盈着他的整个身心，他一刻也不想多等，什么也做不下去了，就连外婆在耳边唠叨的长篇大论也是一个字也听不下去了。大暑眼光始终盯着雨欣，木然地对外婆说：“外婆，我想吃绿豆汤。”

外婆白了大暑一眼，一边唠叨一边往外走：“不专心复习，要求还挺多的，我去给你拿。”

外婆一走，大暑忙不迭地拿过一块画板，对着雨欣悄悄地画了起来。虽然是随意的勾勒，但足以显示出大暑在绘画上的天分。三笔两笔，雨欣的样子在纸上栩栩如生，是那么的纯美，静然。

雨欣正用笔去勾课本上的一个重点部分，突然一个纸团从窗外飞了进来，着实地把她吓了一跳。她抬起头，只见彭大暑冲她笑着做了个请看的动作，雨欣展开纸团，发现里面画着的是她的速写，边上写了一行字：这个姿势坐久了会变成驼背的。下面我将免费为你提供一段音乐让你轻松一下。

就在这时，空中突然震荡出几个强烈的音符，把雨欣和在外屋看

无声电视的三个弟妹同时吓了一跳。他们扭头朝窗外看去，只见彭大暑家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四个喇叭的录音机，录音机里正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彭大暑拿着一只筷子对着录音机投入地指挥着。雨欣走到窗前，轻轻地关上窗户。

雨悦、雨欢、雨乐着急地蹦到窗前，雨乐大声的对着对面喊：“对面哥哥，对面哥哥！”

雨悦也大声地说：“你的音乐太响了，你影响我姐姐复习功课了！”

雨欢也大喊着：“喂，喂，快把音乐关掉。你听见没有？你是聋子啊？”

但是，处于激情中的大暑根本听不见，他疯狂地挥舞着筷子，指挥着，突然有什么东西扔在了他的头顶上，他伸手一摸原来是一个烂西红柿。他转过头去，只见雨欣的三弟妹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窗台前，雨欣手里还拿着几个烂西红柿。而雨欣的里屋已经窗户紧闭，而且还拉上了窗帘。

大暑大声喊着：“喂，你们干什么扔烂西红柿？我好心不得好报哇！”

雨悦回道：“把录音机关了！”

大暑不服气地问：“为什么？”

雨欢不满地说：“你影响我姐姐了。”

大暑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是在帮助她，你们懂得什么叫劳逸结合吗？”说完大暑伸手把录音机又调响了一些。

雨欢生气地喊着：“你这个大坏蛋！”

雨欣生气地把手里的烂西红柿全扔了出去，大暑左躲右闪，竟然一个也没打中他，他随手拿起一杆水枪，对着他们一阵扫射，三弟妹一下子变成了落汤鸡。三弟妹又拿了些东西扔过去，大暑拿起一根晾衣竿捅过去吓唬他们。正在这时，外婆拿着绿豆汤从门外进来，见到这一幕惊得合不拢嘴去，三弟妹抓住晾衣竿，这根晾衣竿在这四个人手里扯来扯去的，却又谁都不肯松手。

雨欣母亲也正从外面走进来，招呼着大家说：“棒冰买回来了，